

平行还是融入： 在德土耳其移民 “离散社群”的经济分析

刘群艺

摘要：本文着眼于在德土耳其移民的经济生存现状，利用移民经济学“离散社群”框架对其进行中时段的考察，认为平行还是融入的选择取决于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两国双边经济关系的强化是打破移民经济状态僵局、形成完整移民系统的关键。

关键词：离散社群；在德土耳其移民；融入；移民系统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副教授 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F249.51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6)03-0044-14

与近年来涌入德国的难民不同，在德土耳其移民已经具有 50 年以上的时间积累。但是，与如此之长的移民经历不相称的是，对于这一人群的分析更多的集中于政治、历史、社会与文化分析，^①而在移民政策中具有相当分量的经济分析则并不常见。^②本文利用移民经济学中“离散社群”(Diaspora)的分析框架，将其置于国际

^① 对此较为深入的人口学现象与政治对策分析，参见宋全成：《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94-106 页；王聪悦、李庆四：《由土耳其裔生存现状透视德国外来少数民族困境的政策诱因》，载《德国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84-97 页。

^② 伍慧萍：《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75-89 页。该部分从欧洲移民的来源以及在移入国（尤其是德国）的就业状况做了综合性的考察，对本文有启发性意义。

移民系统(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①中进行经济学分析,指出:顺应德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导向,在德土耳其移民表现出“融入”(integration)倾向,但其“平行”(parallelism)性仍然十分明显,移民系统中的与移入国——土耳其的经济关系因素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融入与平行的进程。

一、离散社群及其经济学含义与特征

“离散社群”一词原指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群,后被人类学家广义化。菲利普·科廷在《世界历史的跨文化贸易》^②一书中将这一概念明确用于分析历史中的全球贸易网络,提出“贸易离散社群”(trade diaspora)的概念。后来,陈国栋^③将“离散社群”用于华侨与东亚贸易网络的分析。由于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移民,特别是难民潮问题,“离散社群”逐渐在移民经济学中开始使用。世界银行的一篇工作论文总结了“离散社群”的定义与数据采集方法,以及整个社群对移民规模、移民地选择与移民集中度的可能影响。^④《国际移民经济学手册》中也专门有一章^⑤对此进行论述,但作者同时指出,更多的研究在使用“移民网络”(migrant network)这一术语。实际上,与“移民网络”相比,“离散社群”更强调移民的“本地化”(localization)特色,更适于研究微观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离散社群”来构建其移民战略(diaspora strategy),^⑥并用“离散社群”来指称在欧洲的土耳其移民。

对于“离散社群”的定义没有太多的分歧。科廷引用了人类学家的定义来

^① Mary Kritiz/Lin Lim/Hania Zlotnik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2.

^②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5.

^③ 陈国栋:《贸易离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载台北《中央研究院周报》,第1075期,2006年6月22日,第6-7页。

^④ Michel Beine/Frederic Docquier/Caglar Ozden, “Diaspora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Key ques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 5721, 2011,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1/06/14491760/diaspora-effects-international-migration-key-questions-methodological-issues>, 访问日期:2016-06-01.

^⑤ Sonia Plaza, “Diaspora Resources and Policies”, in Amelie F. Constant/Klaus F. Zimmerman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Migr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 pp. 505-529.

^⑥ 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DEIK)网站, http://www.deik.org.tr/?asperrorpath=/2886/D%20c3%bcnyada_Diaspora_Stratejileri_ve_, 转引自 Yaşar Aydın, „Die neue türkische Diasporapolitik: Ihre Ziele, ihre Grenzen und ihr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türkeistämmigen Verbände und die Entscheidungsträger in Deutschland“, *SWP Studie*, 2014,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studien/2014_S14_adn.pdf, 访问日期:2016-06-01.

解释“贸易离散社群”，即具有社会独立性与社区分散性的族群。^①这一简明的定义可以说是“社群”与“离散”的注解。陈国栋的定义更为具体：“‘离散社群’是一种嵌入寄居地社会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聚落，对寄居地而言，‘离散社群’的成员都是外地人或外国人，皆是他族而非我族……‘离散社群’的成员，一方面保存了原乡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学习寄居地的部分文化，包括当地语言，因此他们能充当在地人与从原乡来的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和贸易媒介。同一原乡的人，在不同的异乡分别建立‘离散社群’，这些四处分散的‘离散社群’因为分享相同的原乡文化，所以不难串成一条条跨越空间的人际网络；用于贸易，就组成了人际关系的贸易网络……原乡有时与‘离散社群’失去联系，或者根本消失不见，都不会影响由‘离散社群’所构成的网络的运作。”^②这一定义直接描述了“离散社群”的形成过程以及可能的地位与作用；在强调独立与分散性的同时，注意到了对目的地文化的融入；并以“贸易中介人”角色来定位“离散社群”的经济作用。

由于全球化程度的深入，“离散社群”的经济影响已经不仅仅限于贸易领域，原有的概念范围亟需扩展，以适应新政策领域的需求。在考察这一移民社群的形成过程以及借鉴已有的移民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三个环节来定义“离散社群”的经济学特征，^③分别为：（1）离土：从移出国到移入国的移民过程，可考察的经济指标包括移民规模和变动趋势；（2）聚居：在移入国构建独立社群的过程，可考察的经济指标包括社群集中度以及产业集群效果；（3）望乡：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经济中介过程，可考察的经济指标包括国际汇款、双边贸易、投资以及资本市场运作等。^④值得注意的是，在“离散社群”自我发展处于饱和或者停滞状态的时候，跨国流动环节的加速将会提供一种新的动力。而这种外生动力的提供应该来自其他移民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参与者——政府。^⑤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加入政策因素，以形成完整的移民系统。在德土耳其移民由于其长期性以及规模的显著性，就成为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研究对象。

①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p. 2.

② 陈国栋：《贸易离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第6-7页。

③ 舍穆尔·艾森斯塔特提出“移动机阶段—移民物理过程—移民的接纳过程”移民三阶段论，在本文主要关注其中的第二与第三阶段，移动机将另文论述。转引自伍慧萍：《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第16-17页。

④ 其中资本市场运作可以推出诸如“散居债券”（diaspora bond）等金融衍生工具。

⑤ 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黄为威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3期，第35-46页。